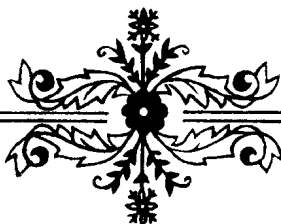


夏洛的网

怀特著



I712.88/1



夏洛的网

〔美〕怀特著
康馨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

F. B. White

CHARLOTTE'S WEB

Dell Publishing Co., 1970, 11th Printing

插图系美国当代画家伽斯·威廉斯(Garth Williams)所作, 根据同一版本复制。

封面设计: 翁中意

夏洛的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83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5 $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79年8月北京第1版 197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, 900,001—1,600,000

书号 10619-2724 定价 0.95 元

目次

2005/18

一	早餐前	1
二	威伯	8
三	逃跑	13
四	寂寞	23
五	夏洛	30
六	夏天	40
七	坏消息	46
八	家常话	50
九	威伯吹牛	53
十	爆炸	64
十一	奇迹	74
十二	开会	82
十三	进展	87
十四	杜林医师	99
十五	蟋蟀	106
十六	赶集	110

十七	伯伯	121
十八	凉夜	128
十九	籽囊	134
二十	胜利	144
二十一	末日	151
二十二	和风	159
译后记		170

一 早餐前

“爸爸拿了斧子上哪儿去了？”芬坐下准备吃早饭时问母亲。

“到猪棚去了，”爱拉伯尔太太回答。“昨晚生了几只猪。”

“生了猪怎么用得着斧子？”芬不懂。她只八岁。

“有一只猪很瘦小，”母亲说。“又瘦又弱，看来长不好；所以你爸爸决定干掉它。”

“干掉它？”芬尖叫起来。“你是说杀掉它？就因为比别的小？”

爱拉伯尔太太把一小罐奶油放在桌上。“芬，别嚷嚷，”她说。“你爸爸没错。那只猪说不定会死。”

芬推开椅子，跑出门去。草湿漉漉的，泥土散发出春天的气息。芬赶上她父亲时，她的网球鞋都已湿透了。

“爸爸，别杀它！”她哭着说。“这不公平！”

爱拉伯尔先生停住脚步。

“芬，”他和蔼地说，“你得学会控制自己。”

“控制自己？”芬喊道，“这是生死大事，可是你竟说控制自己？”眼泪顺着她的双颊往下流。她抓住斧柄，打算把斧子从父亲手中夺过来。

“芬，”爱拉伯尔先生说，“养猪，我比你懂得多。一只小瘦猪麻烦极了。现在你快走开吧！”



“可是你不公平！”芬叫道。“那猪生得小，不是他的错，对不对？倘若我生得瘦小些，你会不会杀掉我？”

爱拉伯尔先生微笑了。“当然不会，”他慈爱地低头看着她说。“可是两者不能相提并论。小女孩是一回事，小瘦猪是另外一回事。”

“我看不出分别，”芬答道，仍然抓着斧子不放。“这是我所知道的最不公平的一桩事。”

爱拉伯尔先生的脸上出现一种古怪的神色。看起来好象他自己也要哭了。

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你先回家去。我一会儿把那小猪带来。我让你象带娃娃那样用奶瓶喂它。那时候你就知道小瘦猪有多难养了。”

半小时后，爱拉伯尔先生回到屋里，腋下挟着一个大盒子。芬在楼上换球鞋。厨房的桌上已经放好了早餐。屋里一股咖啡味、火腿味、湿墙皮味和炉灶中木柴的烟味。

“放在她椅子上罢！”爱拉伯尔太太说。爱拉伯尔先生把盒子放在芬的椅子上，走到自来水龙头那里洗了手，在滚筒毛巾上擦干。

芬慢慢地走下楼来。她的眼睛都哭红了。她走近椅子，那盒子就晃动起来，发出抓爬的声音。芬看

看爸爸，然后把盒盖揭开。里面有一只新生的小白猪，正抬头望着她。早晨的阳光透过它的耳朵，使耳朵变成粉红色。

“它算是你的了，”爱拉伯尔先生说。“你及时救了它的命。但愿上帝宽恕我的愚蠢。”

芬的目光简直离不开小猪。“哦！瞧它！它简直十全十美。”

她把盒盖小心地盖好，先吻了父亲，又吻了母亲，然后再把盒盖打开，抱起小猪贴在她颊上。这时，她哥哥阿汶进屋来了。阿汶十岁。他全副武装——一手执气枪，一手执木匕首。



“那是什么？”他问。“芬找了个什么？”

“她找了个朋友吃早饭，”爱拉伯尔太太说。“阿汶，快洗脸洗手去！”

“给我看看！”阿汶把枪放下说。“这个可怜东西也叫猪？真是好标本——不比白老鼠大多少。”

“快洗手吃饭，阿汶！”母亲说。“校车半小时内就来了。”

“爸，也给我一只猪，好不好？”阿汶说。

“我给猪，只给早起的，”爱拉伯尔先生说。“芬天亮就起，在世界上打抱不平。结果，她得了只猪。当然很小；但无论如何，猪还是猪。这就说明早起的好处。大家吃饭吧！”

可是芬得先喂小猪喝奶，自己才吃得下饭。爱拉伯尔太太找了个有橡皮奶头的奶瓶，倒了些暖牛奶进去，把奶头装上，递给芬说，“喂它早饭吧！”

不到一分钟，芬已经坐在厨房一角的地板上，把她的娃娃抱在膝上，教它吸瓶里的奶。那猪虽小，食欲倒很好，很快就学会了吃奶。

校车在路上响喇叭。

“快跑！”爱拉伯尔太太一边吩咐，一边从芬手中接过小猪，塞给她一个油炸饼。阿汶抓起气枪和另一个油炸饼。



孩子们奔向大路，爬进汽车。车中孩子芬一个也没理睬。她光是坐着，呆呆地望着窗外，想象世界多美，她竟有照管一头猪的全部权力。校车到达学校时，她已给小猪选定了一个她认为最漂亮的名字。

“它的名字叫威伯，”她低声对自己说。

老师问她，“芬，宾州的首府是什么地方？”她当时仍在想着小猪。

“威伯，”芬出神地回答。孩子们嗤嗤地笑了。芬的脸不由得红了起来。

二 威 伯

芬爱威伯甚于一切。她喜欢抚摸他，喂他，送他上床。每天早晨，她一起身，就替他暖奶，给他系围嘴、扶奶瓶。每天下午，校车在家门前一停，她就跳下，跑进厨房，给他再弄一瓶奶。晚饭时喂他一次，上床前再喂他一次。每天中午，芬上学不在家，就由爱拉伯尔太太喂他一次。威伯喜欢喝牛奶，尤其在芬为他暖奶时，他高兴极了。他会站起来，爱慕地望着她。

威伯出生后最初几天，一直住在厨房靠炉灶的木箱里。后来，爱拉伯尔太太抱怨了，就搬到木柴间一个大一点的木箱内。两星期大的时候，又被移到户外。正是苹果树开花时节，天气越来越暖。爱拉伯尔先生特地为威伯在一棵苹果树下安排了一个小院子，又给他准备一个大木箱，里面铺上干草。木箱上开了门洞，威伯可以自由出入。

“晚上他不会冷吗？”芬问。

“不会，”父亲说。“你仔细看 he 干什么。”

芬带了一瓶奶，坐在威伯院里的苹果树下。威伯向她跑去。他吸奶时，芬扶着奶瓶。他吸完最后一滴奶，就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睡意沉沉地走向那大箱子。芬从洞口望进去，只见威伯用大鼻子推开稻草，不久就在草中挖了个暗道。他钻进暗道，被稻草盖住，竟一点都看不出来了。芬看得入了迷。她这才放下心来，知道她的宝贝睡时盖得好好的，暖暖的。



每天早餐后，威伯陪着芬走到大路上等校车。她向他挥手道别。他会站着观望，一直到车转弯不见。芬在学校时，威伯就关在自己院里。下午，她一回家，就带他出来。威伯会到处跟着她。如果她进屋，他也进屋。她如上楼，威伯就在楼梯最下面一级等着，一直等到她下楼。她如推着洋娃娃车散步，威伯也跟

着。有时威伯累了，芬就把他抱起，放到车上躺在洋娃娃旁边。他喜欢坐车。有时他实在累了，就会闭上眼睛，在洋娃娃的床毯下睡着。他的睡态很可爱，因为他的睫毛很长。洋娃娃也闭着眼。这样，芬会慢慢地、平稳地推着，以免惊醒娃娃们。

一个温暖的下午，芬和阿汶换上游泳衣，到溪中游泳。威伯紧跟在芬脚后。她走到水中，他也跟到水中。他觉得水太冷——他不喜欢这样冷的水。所以孩子们游泳、嬉耍、彼此泼水玩时，威伯就在溪边的烂泥中自得其乐。溪边烂泥又暖和又潮湿，又黏又滑，使他很开心。

日子过得天天快乐，夜夜平安。

威伯是农夫们所谓的春猪，就是春天生的猪。威伯五星期大时，爱拉伯尔先生说他现在大得可以卖了，而且非卖掉不可。芬伤心得哭起来。可是父亲很坚决。威伯的食量增加了，除了牛奶还吃剩下的饭菜。爱拉伯尔先生不愿为他增加负担。他早就把威伯的十个哥哥姐姐卖掉了。

“他是非走不可的，芬，”他说。“你带大一口小猪，享受了其中乐趣；可是威伯已经不是小猪了。现在非卖掉他不可了。”

“给查克曼家打个电话，”爱拉伯尔太太对芬说。



“你舅舅荷马有时也养猪。要是威伯去他家，你可以随时蹓跶过去看望。”

“我该问他要多少钱呢？”芬要知道。

“喔，”她父亲说，“只是口小瘦猪。告诉你舅舅，

你有口猪卖六块钱,看他怎么说。”

这件事很快就办妥了。芬打了电话,舅母伊蒂思来接。舅母高声叫舅舅。舅舅从仓房出来和芬讲话。他听说只卖六块钱,就把猪买了下来。次日,威伯从那棵苹果树下搬到了查克曼家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中。